我当放猪娃的日子

□于国发

1964年9月，我跨进哲盟师范学校大门。不到一个学期的某一天，班主任何耀东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入学后体检，发现你的身体有异常，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需要休学治疗，一年后再入下一届继续学习。"

我拿到学校开的"休学通知书"，情绪很低落。二年三班团支部书记孙庆林同学得知情况过来安慰我，并帮助整理行李，第二天与几个同学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回到家里向父母说明情况，母亲说："没事儿，在家好好养一年，明年再上学，反正咱们是考上的。"

我家房子的后边是一个大沙坨子，站在高处往南望，滚滚的柳河从西北向东偏南方向急流而下……

休学这段时间，我家从库伦旗西九十里的水泉公社水泉村，搬迁到库伦旗东六十里的三家子公社下勿兰一队落户。

下勿兰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是库伦旗最好的地方，南靠柳河，北依沙坨子，树木茂密。柳河与沙坨子中间宽有五华里左右，除了村庄就是甸子地，适合种植玉米、水稻。有些林地和空闲地杂草丛生，供打搂烧柴，坨子里还有大块大块的干牛粪。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与村民语言沟通不方便，我们落户的一队不到五十户，汉族仅有一两户，其他村民都是蒙古族。父亲适应得还比较快，很快便能听懂蒙古语并能简单会话。

一晃休学半年了。我很想帮助父亲挣点工分，便向父亲说想找点活干。

几天后，父亲与队长张图门乌力吉商量，说我可以放猪。我有病在身，重活干不了，于是当上了放猪娃。

正式放猪前一天，父亲带我到放猪场——北大坑溜达了一圈，算是熟悉地形，走了一遍来回路线。

当天晚上，队长通知各户，已安排好放猪的人，明天开始撒猪，当地叫松猪。

第二天早上，村民将猪都松开了，父亲帮我圈到一起，我便赶着猪群，奔向村子北三里左右的北大坑。

刚到大坑的进口，整个猪群像接到口令，又像一群小朋友到了娱乐场，开始尽情撒欢，各就其位，有的一直往前跑，有的上坡，有的进了水泡子……

我站在高处四处观察着。这个放猪场很有特点，虽然是自然形成的，但也像是精心设计而成。大坑南北长一百五十多米，宽约百米，中间是个大水泡子。南北有两个进出口，是进北坨子里的必经之路。大坑四面是坡，长满了猪喜欢吃的麻籽、灰菜等植物。回家的路程中间有几棵杨树榆树，可在此处乘凉歇息，像是专门的一处驿站。

我正饶有兴趣地观察放猪场，突然，从南进口通道传来清脆的鞭声，随后过来一个大猪群，只见一个人在后面慢悠悠地赶着猪群进了大坑。我急忙过去与放猪人打招呼，先来个自我介绍。那个放猪人也很热情地回应道："我叫德山，蒙古族，是二队的，以后咱们是伙伴了。"

说着，他将猪群赶上东坡，并对我说："你这群猪太散了，把它们集中到北坡上，不能让猪乱跑。"他经验丰富，俨然是我的小老师。

上午十点多钟，天开始热了。我俩圈好各自的猪，一前一后往村子里走，一到村口，大小猪都急不可待地往家跑。

中午正在吃饭，一个村民到我家说，他家的猪中午没回来。我心里一慌，这要真丢了，可摊上大事了，那要赔人家的。我赶紧答应他下午一定找回来。

下午到北大坑，发现没回家那头猪在泡子里打腻呢。我急忙找德山问，猪怎么会落下，他不假思索地说："上午猪群在北坡，这头猪趁你不注意，顺东北角的通道跑到北边坨子另一个坑去了，在那吃饱了想回家，回到这个大坑时天正热，就在水里打上腻了。"德山接着说，他以前也遇过这种情况，不用怕。

我诚恳地对德山说："以后你得指导帮助我呀！"

德山这个人真的不错，不但指导我如何放猪，还教我做赶猪用的鞭子、套勒巴棍等，教我用蒙古语喊松猪、圈猪。

放了一夏天猪，体会到放猪也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在北大坑放猪场，要注意看好南北两处进出口，防止淘气的猪去北坨子里的大坑，到时间不知回家。还要看住南边的通道，防止个别猪提前跑回家。两个猪群之间要保持距离，防止混群。既要管理好猪群，又要照顾老弱病孕，要把它们放到猪群的后部分，不要走得太快。

在放猪的日子里，我还认识了二队的"驴官"——老黄，这个人也不错，一说一笑，和蔼可亲，他的放牧场在坨子里，有时德山、老黄和我，还能短暂地凑到一起闲聊一会儿，抓跳兔……

放猪不用力气，主要是靠时间。我每天坚持服药，母亲对我的生活关心备至，还开了小灶。每顿饭保证有鸡蛋，每天一顿大米饭。虽然我们本地就生产水稻，但我家却没有大米，母亲只好用其他粮食兑换。我一边好好调养，一边尽心尽力地放猪，只为能帮到家里一点点的忙。

到了1965年9月1日，我按期返回哲盟师范学校。

往事

岁月绽芳华

李明宝 摄

暮年起舞逐光行

□邱仲德

在金秋到寒冬的流转里，市老年大学31节舞蹈课的时光，在汗水与欢笑中悄然落幕。当我们欢聚一堂，杯盏之间漾起的，是对良师的感念，更是一段温暖师生情、同窗谊的珍藏。

初入课堂时，我们大多身姿拘谨、发力懵懂，连最简单的擦地、画圈都显得生疏。是老师，如严谨的匠人，俯身示范、耐心讲解，手把手纠正我们膝盖的屈伸、肩颈的姿态、呼吸的节奏，引领着我们一砖一瓦搭建舞蹈的根基。从把上基础训练，到把下手位脚位的连贯组合，再到蒙古舞肩组合、胸背组合的开范儿，每一个动作的打磨，都藏着老师的心血。

"脚下扎得稳，上身才能舞得开。"高娃老师的叮嘱言简意赅；"想象自己站在辽阔的草原，用心拥抱远方。"老师的启发又诗意盎然。在这样的指引下，我们渐渐懂得，舞蹈从不是机械的动作叠加，而是韵律融入呼吸、情感化作指尖语言的艺术。于是抬手时，仿佛触到草原的风儿；旋转时，好似踏过连绵的山河，开合间添几分质感，舞姿里漾几缕欢歌。

我们不再有年轻时柔韧的身段，也没有大把可供挥霍的时光。寒风里候车的冰冷，练习后肌肉的酸痛，家事与爱好的拉扯，记不住动作的焦灼，都曾是学舞路上的"家常便饭"。可那份对舞蹈的热爱，始终滚烫如初。把杆压腿的坚持，擦地时脚掌的发力，日复一日的揣摩与练习，都是我们与岁月的对话，都是意志与热爱的赤诚回响，更是向生命活力发出的诚挚问候。

如今再站到镜子前，生涩已化作协调，磕绊渐成流畅。这份蜕变，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教导，也离不开同窗间的切磋相助。课堂上的欢笑，练习时的扶持，让这段银发学舞路，芬芳四溢。

舞蹈是岁月赠予的礼物，良师与同窗是旅途最美的风景。愿我们永远以舞为伴，在旋律中舒展身心，在舞步里舞出不老华年，让热爱，永远闪闪发光。

老有所乐

藏在细节里的善意

□杨莉

我有晨跑的习惯，某日锻炼后回家时，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正在路边卖番茄，她的腰已经严重弯曲，稀疏的白发在阳光下更显凌乱，背篼里的番茄红艳艳的，她蹲在地上微微地抬起头望着匆匆忙忙的行人，却没有一个人停下匆匆的脚步，她迷茫地等待着。

我想这个老婆婆是附近的农民吧，她这么大的年龄了还出来卖菜真是辛苦，虽然家里还有几个番茄，但是我还是决定买两斤，以便老婆婆能早点回家。

我正在挑选时，又走来了一个胖胖的大妈，她大声地说："老人家啊，你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卖菜啊？"老婆婆轻抚着背篼，"自己家里种的，今年结得多，反正又吃不完，就想着来换几个钱……""啧啧啧，你太厉害了，这么大年龄了，既能种菜又能卖菜……"

胖大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但是也蹲下来和我一起选番茄，我选的是又红又大光滑漂亮的，我惊讶地发现她选的是又小又丑的，甚至还选了几个被碰伤的，我估计胖大妈年龄大了，眼神不好，便指着有碰伤的番茄小声地提醒道："大妈，这两个有点坏了，你可能没看到……""哈哈哈，闺女，我看到了，我就是故意选有伤口的，没关系啊，反正中午就要吃掉的，这几个如果再放放估计就只有扔掉了……"

我惭愧得忍不住偷偷地脸红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善良的人，直到刚刚挑选番茄时，我也给自己贴上了善的标签，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仁爱，什么是慈悲。

说起善良，我又想起了我的宝贝女儿，在她七八岁时，年夜饭之后我们一起下楼扔垃圾，还没走到垃圾桶旁边，一个拣垃圾的老奶奶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接垃圾，我尴尬地告诉她，这里面有剩饭菜，很多油污太脏了，她笑着说没事的给我就好了。

腊月的天气异常寒冷，天空中飘着雪花，老奶奶蹲下来用已冻得僵硬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垃圾袋，把里面的易拉罐和酒瓶子一个个地翻出来，那些瓶子上已经沾满了食物残渣和油污，她枯瘦的手指在垃圾里细心地翻拣着……女儿的眼中闪烁着泪花，她悄悄地拉了拉我的衣角，低声说："妈妈，老奶奶好可怜啊，我想把压岁钱分享给她一些，好吗？"我微笑着点点头，女儿掏出一百元钱，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了过去，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劝说，老奶奶也不肯收下，她说："好孩子，谢谢你的心意，奶奶有低保钱，再拣点垃圾日子是能够过的，你还小，要好好读书，这钱留着买书本……"

我和女儿手拉着手，心情异常沉重地往家走，女儿说："妈妈，以后我们扔垃圾时就把纸壳和瓶瓶罐罐单独装一个口袋，老奶奶就不用在垃圾中翻拣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女儿早已养成了这个好习惯，就是把能换钱的废品单独放在垃圾桶旁边。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刘备临终前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尽量以最大的善意来温暖这个世界，每一个善意的举动，都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开鲁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开鲁县各级关工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各类活动精彩纷呈。小活动，大思政，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引领作用。

近日，开鲁县委老干部局联合县关工委、县老年大学，召开学习贯彻全区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精神座谈会。县文化馆、美术协会、职业中学、第一中学相关人员，赴麦新镇保胜村团结小学开展"校地携手·书香赋能"活动，开展了一场深度心灵交融的文化之旅。向村小学捐赠图书、美术作品、书法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文化艺术展品，为学校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与灵感。

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增强幼儿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幼儿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让戏曲艺术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日前，开鲁县义和塔拉镇幼儿园关工委开展了"细润童心·非遗伴成长"幼儿戏曲主题活动。

开鲁县老年大学关工委组织音乐练习室全体学员深入到开鲁镇民主社区，与社区红歌民乐老年演唱队共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歌进社区演出活动。演出在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民主社区红歌民乐老年演唱队女生独唱《我们的中国梦》，抒发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建设祖国的豪情壮志。

12月13日前夕，开鲁县胜利小学关工委开展了"铭记历史伤痛·传承爱国初心"国家公祭日宣传周系列活动，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挺膺担当的责任感、使命感。该校关工委还举办了以"携手共育·护航成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活动，全校400余名学生家长参加培训。

开鲁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关工委组织学生，先后前往开鲁县卓王生态农业园、内蒙古滋然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在卓王生态农业园，师生们实地观摩了现代化温室中西红柿、甜椒等作物的标准化种植场景。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智能环控、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的应用情况，"科技兴农、绿色赋能"的现代农业理念。在内蒙古滋然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现代化、规模化、规范化的饲养管理模式让学生们对现代畜牧业的科学管理与环保要求有了切身体验。

开鲁县图书馆关工委"经典润童心 诵读伴成长"国学经典读书诵读会活动，吸引10组家庭参与其中。开鲁县人武部与实验小学关工委联合开展"军民共建·爱心助学"捐赠活动，为10名贫困学生捐赠5000元助学金，向学校捐赠价值10000元的体育器材、电脑等物资。

（马青玉 胡振明）

通辽关工

诗书画影

感 慨

□胡春霞

天帝一挥手
就是彩霞万里
土地一抱拳
就是绿水青山
上苍厚土一对望
就是悠悠光年
光年走过光阴流去
就是天荒地老沧海桑田
一代代芸芸众生皆过客
才有这生生不息
生命都是虚往
实数只是今天
同四季一样
日月星辰山川大海都是有序的周而复始
一世红尘的生灭
是浩瀚中的滴滴点点
滴滴点点的伟大
正是自信地活在美好的人间

送给婆婆的"退休金"

□刘英

婆婆爱面子，总跟小区阿姨们比这比那，骨子里又抠搜——买菜能跟小贩磨半天砍块八钱，晚上家里客厅灯只开一盏，说"亮多了浪费"；嘴上说"啥都不缺"，眼神却总黏着别人家的新物件。她还爱"打肿脸充胖子"，日子过得普通，跟人聊起就说"我儿媳隔三差五给我买东西"，可真添件新衣，又攥着标签叹气："这钱能买好多菜！"

有次我网购了件深黑大衣，试穿发现尺码偏大、颜色也不喜欢，折好准备退。那时婆婆正在房间里叠衣服，瞥见我手里要退的快递突然走出房间："我正好要买包盐，顺便帮你把快递放门卫室。"我没多想——前几天婆婆才囤了一箱盐，只当是婆婆记性差。

几天后，我在小区门口碰到常跟婆婆一起买菜的张阿姨。她拉着我炫耀："小刘，你看我这衣服，我女儿从国外给我带的！家里衣服堆成山，女儿却非要给我买。"我敷衍着夸了两句要走，张阿姨却追上来，压低声音说："前几天我在门卫室看见你婆婆了，正试穿一件黑色大衣，说你特意给她买的，还夸你是好媳妇呢……"

那一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又酸又涩。原来她不是记性差，是看着那件大衣眼馋，又不好意思直说，才找了"买盐"的借口；原来她在别人面前炫耀的"好媳妇礼物"，是我嫌大不要的退货；原来她明知衣服不合身，却宁愿硬撑着，也要守住那点可怜的面子。自责和心疼涌上来，我掏出手机，立刻搜了同款大衣，按婆婆的尺码拍了一件。

等新大衣寄到，婆婆拿起衣服先盯着标签看价格，眉头一下子皱起来，试都没试就说："退了退了，这么贵，够咱们一家老小买半个月菜了！"我赶紧说："商家搞活动，我还有优惠券，两折就拿下了！"她还是不依，我故意逗她："你不想穿着这衣服，在张阿姨面前好好显摆显摆？"婆婆眼睛一亮，瞬间心领神会，嘴角咧开笑了，乖乖把衣服穿上，对着镜子转了好几圈。

还有次过节，我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打电话让婆婆拿拖车在楼下接我，她却执意要去小区门口等。碰面时，她故意把声音提得老高，逢人就说："我儿媳单位福利好，过节发的东西都拎不动，非要喊我来接！"那骄傲的模样，像个晒奖状的孩子。

婆婆平时是个马大哈，啥事儿都不往心里去，整天乐呵呵的。可自从小区搬来个退休老太太，她跟人聊了几次后，就像变了个人——不爱说话了，常常坐在阳台椅子上唉声叹气。我纳闷了好几天，后来才从张阿姨那儿打听着，那退休老太太知道婆婆没有养老金，便带着点可怜的语气说："唉，没有退休金可咋整啊？手心朝上跟孩子要，多没底气。"

婆婆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没上过班，哪来的退休金？七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法补缴社保。看着她日渐消沉的样子，我心里不是滋味，便跟爱人商量，用婆婆的身份证办了张银行卡，每个月固定往里面存一笔钱，骗她说"给她补办了社保，以后每个月都有养老金拿"。婆婆脑子单纯，一下子就信了，我特意叮嘱她"这事别跟别人说，免得人家嫉妒"，其实是怕说漏了嘴被戳穿。

打那以后，婆婆跟退休老人们聊天，声音都比以前洪亮了，走路也昂首挺胸的，偶尔还会得意地自言自语："我也是国家养的老人了，以后不用靠你们养！"只是她时不时会拉着我问："闺女，我这福利的养老金，咋都好几年了，一分都没涨过啊？人家王阿姨的退休金，每年都多几十块呢。"

我每次都笑着哄她："快了快了，等政策下来就涨。"婆婆便乐呵呵地信了，转身又跟老姐妹们炫耀："我儿媳说了，我养老金快涨了。"

她不知道，这"养老金"从来没有什么政策，也不会涨；她更不知道，所谓的"退休金"，不过是我和爱人悄悄给她的安心。只要她能挺着腰杆，笑着跟人说"我也是国家养的老人"，这"退休金"，我愿意一直给她发下去。

两代之间

分管主任：张志军 主编：王彦春 编辑：任志鸿 美编：陈玮琦